# 堯山堂外紀

#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九

晉陵蔣仲舒編

## 唐

**韓愈** 字退之嘗登華山巔窮極幽險心悸目眩不能下發狂號哭投書與家人別華陰令百計取之方能下柳子厚得其所寄詩先以薔薇露灌手薰玉蕤香後發讀曰大雅之文正當如是子昶為集賢校理以退之金根車為誤改為金銀世甚鄙之（金根天子親耕所乘車也）

韓退之詩云喚起窗全曙催歸日未西無心花裏

鳥更與盡情啼乃二禽名也喚起聲如絡緯閒轉清亮偏鳴於春曉江南謂之春喚催歸子規也

韓退之有二侍妾一曰絳桃一曰柳枝皆善歌舞退之使王庭湊至壽陽驛寄詩云風光欲動别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桃并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圓。後使還柳枝已逾墻遁去為家人所獲惟絳桃在乃作詩云别來楊柳街頭樹擺

亂。春。風。只。欲。飛。惟有小桃園裏在。留。花。不。發。待

郎。歸。自是專屬意絳桃昌黎公晚年頗親脂粉故事服食用硫黄末攪粥飯啖雞男不使交千日烹庖名火靈庫公間日進一隻馬始亦見功終致絕命

韓湘字淸夫文公猶子也落魄不羈文公勉之令學湘作詩獻公云青山雲水窟此地是吾家後夜流瓊液凌晨咀絳霞琴彈碧玉調爐煉白朱砂寶鼎存金虎元田養白鴉一瓢藏世界三尺斬妖邪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有人能學我

同共看仙葩公覽而戲之曰子能奪造化耶湘因指堦前牡丹曰叔要此花青黄赤紫惟命公大驚異遂給所需試之乃賫紫粉朱紅旦暮治其根凡七日時冬初也牡丹忽發碧花二朶花間擁出金字詩一聯云雲横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未曉其意湘辭去未幾公以佛骨事謫潮州途中遇雪湘冒雪來問公曰公憶花上句乎公詢其地卽藍關也嗟嘆久之曰吾

為汝足成此詩詩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為聖明除弊政敢將衰朽惜殘年雲横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須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因與同宿傳舍湘又獻詩云舉世盡為名利醉吾今獨向道中醒他時定見飛昇去衝破秋空一點青乃出藥一粒曰服此可禦瘴也遂辭去

昌黎公寢疾忽中宵驚悸既寤而汗霑衾調命侍人扶坐小君問之良久曰向來夢神長丈餘金鎧持戟直入寢門自稱大聖旗目謂我

曰睢遽胥穆國世與韓為讐吾欲討之爾能如何跪答曰願從大聖討焉不旬日而公薨

柳宗元字子厚自永州徵至京意望錄用一日詣卜者問命且告以夢曰余柳姓也昨夢柳樹仆地其不祥乎卜者曰夫生則柳樹死則柳木木者牧也君其牧柳州乎竟如其言時號為柳柳州

柳子厚與浩初上人看山詩云海畔尖山似劍鋩秋來處處割愁腸若為化得身千億散上峯頭望故鄉議者謂子厚南遷不得為無罪蓋未死而身已在刀山矣子厚吟春水如藍詩久之不成乃取九脚床於池邊沙上

玩味終日僅能成篇

柳子厚守柳州日築龍城得白石微辨刻畫曰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醜。此子厚自記也退之作羅池廟碑云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蓋用此事

劉禹錫字夢得順宗時干預大權門吏接書尺日數千禹錫一一報謝綠珠盆中日用麪一斗為糊以供緘封

貞元末劉夢得為尚書屯田員外郎時玄都觀未

有花木是歲左遷朗州司馬居十年召至京師人皆言有道士植仙桃滿觀遂作贈看花諸君子詩曰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有素嫉其名者白於執政誣其怨憤他日見時宰與坐慰問甚厚既辭卽曰近者新詩未免為累奈何不數日出為連州刺史凡十有四年得為主客郎中重遊玄都蕩然無復一存惟兎葵燕麥動搖春

春風耳因再題二十八字曰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種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劉郎去又來權近益薄之

元和中國樂有米嘉榮何戡並善歌劉尚書與嘉榮詩云三朝供奉米嘉榮能變新聲作舊聲于今後輩輕前輩好染髭鬚事後生又自貶所歸京聞何戡歌曰二十年來別帝京重聞天樂不勝情舊人唯有何戡在更與殷勤唱渭城

長慶中劉夢得與元微之韋楚客同會白樂天舍論南朝興廢各賦金陵懷古詩劉滿飲一盃飲已即成曰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江流而今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白覽詩曰四人探驪龍子先獲珠所餘鱗爪何用耶於是罷唱

劉夢得石頭詩云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

寞廻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墻來樂天掉頭苦吟嘆賞良久曰潮打空城寂寞廻吾知後之詩人不復措辭矣

白樂天任杭州刺史携數妓還洛陽後却還錢塘劉夢得戲答云其那錢塘蘇小小憶君淚點石榴裙

牛僧孺將赴舉時投贄於劉補闕夢得劉對客展卷飛筆點竄其文一時雖謝礲礪終為觖觖後

劉轉汝州奇章出鎮漢南枉道至汝駐旌旆信宿酒酣以詩喻劉曰粉署為郎四十春今來名輩更無人休論世上升沉事且鬬尊前見在身珠玉會應成咳唾山川猶覺露精神莫言侍酒輕言語曾把文章謁後塵劉承詩意方悟往年改文卷事因作詩謝過曰昔年曾忝漢朝臣晚歲空餘老病身幼見相如成賦日後為丞相掃門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喜幸清光笑語頻猶有

當時舊冠劍，待公三日，拂埃塵。牛公吟諷，前意

稍解，曰：三日之事，何敢當焉。宰相三朝後主印，可以昇降百司。

於是移宴竟夕，方整前騶。

劉夢得對賓友，每吟張博士籍詩云：新酒欲開期

好客，衣冠暫脫見閑身。對花木則吟王右丞詩

云：興闌啼鳥換，坐久落花多。

白樂天嘗齋，禹錫病酒，乃饋菊苗虀、

蘆菔鮓，換取樂天六

班茶二囊以自醒酒。

呂溫字和叔，又字化光，嘗從陸贄治春秋。

柳子厚在柳州呂溫嘲之曰柳州柳刺史種柳柳
江邊柳管依然在千株柳拂天後南卓為黔南
經畧使故人嘲曰黔南南太守南郡在雲南閑
向南亭醉南風變俗談卓嘗言事出為松滋令詩贈從事云翺翔曾在
玉京天墮在江南地幾年從事不須輕縣宰滿身猶帶御鑪烟
呂溫守道州時段洪古客馬一夕同於樓上把火
看花賦詩云城上芳園花滿枝城頭太守夜看
時為報林中高舉燭感人情思欲題詩溫答云

盡日看花君不來。江城半夜為君開。樓中共指南園火。紅燼隨花落碧苔。

張籍字文昌蘇州人嘗取杜甫詩一帙焚取灰燼副以膏蜜頻飲之曰令吾肝腸從此改易

張籍用藥名作離合詩答鄱陽客云江臯歲暮相逢地。黄葉霜前半夏枝。子夜吟詩向秋桂心中萬事豈君知此不離偏旁但以一物一字離于一句首尾而首尾相續為一物者

張籍用裴晋公薦為國子博士東平帥李師道辟

為從事籍賦節婦吟辭之云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持戟明光裏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

朱慶餘遇張籍知音索慶餘新舊篇擇留二十六章置之懷袖而推替之詩人以籍重名皆繕錄諷詠遂登科慶餘作閨意一篇以獻曰洞房

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粧罷低聲問夫壻畫眉深淺入時無。籍酬之曰越女新粧出鏡心。自知明艶更沉吟。齊紈未足時人貴。一曲菱歌敵萬金。由是朱之詩名流於海内

元和中長安有沙門善病人文章尤能捉語意相合之處張籍頗恚之冥搜愈切思得句曰長因送人處憶得别家時。經徃跨揚乃曰此應不合前輩意也沙門笑曰此有人道了也籍曰向有

何人沙門咏吟曰見他桃李發思憶後園春精

因撫掌大笑

王建　字仲初與張文昌友善有宮詞百首甚工

王建初為渭南尉與宦者王守澄有宗人之分因過飲語及漢桓靈信任中官事守澄深憾其譏乃曰吾弟所作宮詞禁掖深邃何以知之將奏劾建建作詩以解之云先朝行坐鎮相隨今上春宮見小時脫下御衣親賜着進來龍馬每教

騎長承密旨歸家少獨奏邊機出殿遲不是當家頻向說九重爭得外人知自是守澄不敢有言

諺云乾星照濕土來日依舊雨主建聽雨詩云半夜思家睡裏愁雨聲落落屋簷頭照泥星出依然黑淹爛庭花不肯休

歐陽詹 字行周泉州人與韓愈等同舉進士時稱龍虎榜終四門助教

歐陽詹遊太原悅一妓將別約至都相迎途中寄

詩曰驅馬漸覺遠迴頭長路塵高城已不見況復城中人去意自未甘居情諒猶辛萬里東北晉千里西南秦一履不出門一車無停輪流萍與繁匏早晚期相親妓得詩思之不已疾且甚乃刃其髻藏之謂女弟曰歐陽生至可以為信因題詩曰自從別後減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識舊來雲髻樣為奴開取縷金箱絕筆而逝及詹至如其言示之詹啓函一慟而卒

歐陽澥四門詹之孫也娶婦經旬而辭赴舉久不還家自悔十八年之帝鄉未遇知己乃為燕詩獻主司鄭愚曰翩翩雙燕畫堂開送古迎今幾萬廻長何春秋社前後為誰歸去為誰來

陸長源字泳為宣武行軍司馬韓愈為巡官同在使幕或譏其年輩相遠愈曰大虫老鼠俱十二相屬何嫌之有

陸長源為郎中日判僧常滿智真等同於娼家飲酒烹宰等事云口說如來之教在處貪財身着

無價之衣。終朝食肉。若行未同迦葉。自謂頭陀。神通何有淨名。入諸婬舍。犯爾嚴戒。黷我明刑仍集遠近僧徒痛杖三十處死韓晉公滉法師雲晏等五人聚集賭錢因有諠諍云正法何曾執貝空門不積餘財白日既能賭博通宵必醉樽罍強說天堂難到又言地獄長開並付江神收管波中便是象臺

崔護字殷功貞元中登第終嶺南節度使

崔護初舉進士不第清明獨遊都城南得村居花木叢萃叩門久有女子自門隙問之對曰尋春

獨行酒渴求飲女人啓關以盂水至獨倚小桃柯停立而意屬殊厚崔辭起送至門如不勝情而入後絶不復至及來歲清明徑往尋之門庭如故而户扃鎖矣因題詩於其左扉云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後以其意未全語未工改第三句人面秖今何處去云

崔護不登科怒其考官苗登苗即崔從舅也乃私

試為判頭毀其舅曰甲背有豬皮之異其判曰曹人之祖重耳駢脅載觀相里之剁苗登豬皮斯見。矜登為東畿尉相里造為尹曾欲笞之祖其背有豬毛長數寸故云又曰當偃兵之昧則燧而無用。在究食之日則搖而有求皆謂其尾也

杜羔有至性於兵亂後訪求得母而奉養焉貞元末登第

杜羔妻劉氏善為詩羔累舉不第將至家妻先寄

詩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到來時近夜來羔見詩報不敢歸復遊長安尋登第妻又寄詩云長安此去無多地鬱鬱葱葱佳氣浮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處樓羔得詩即命駕還里

鄭還古 元和初登第

鄭還古寓東都與柳當將軍同巷鄭調西都柳設宴餞行出家妓歌樂以送內有一妓嬌美鄭眷

戀不已柳謂曰此、沈、真真本良家女頗能文辭請公一詩以定情好候公拜命卽當送賀、公欣然賦之云冶艷出神仙清聲勝管絃詞、輕白、紵曲、歌遏碧雲天、未擬生、裴秀何妨乞鄭玄不堪金、谷水橫、過墜樓前、柳大喜俾真真拜謝鄭至京除国子博士柳見除目卽送真真赴約及嘉祥驛而還古物故真真守節終身

周匡物 字幾本漳州人元和時以歌詩著名

周匡物家貧徒步應舉至錢塘乏僦船之資久不得濟乃題詩公館云南里茫茫天塹遙秦皇底事不安橋錢塘江口無錢過又阻西陵兩信潮郡牧見之乃罪津吏

施肩吾字希聖元和中登第以洪州西山羽化之地高蹈於此

隋曲有踈勒鹽唐曲有突厥鹽阿鵲鹽或云閨中人謂好為鹽故肩吾詩云顛狂楚客歌成雪媚嫵吳娘笑是鹽。

施肩吾與崔嘏同年不睦嘏舊失一目以珠代之施嘲之曰二十九人及第五十七眼看花

沈亞之字下賢學於退之之門與皇甫湜以文往來元和中下第李賀有詩送之

沈亞之常客遊為小輩所試曰某改令書俗各兩句伐木丁丁鳥鳴嚶嚶東行西行遇飯遇羹亞之荅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欺客打婦不當妻雖

太和初沈亞之之邠慈長安邸舍夢為秦穆公女

美玉嬌公主死應教作挽歌曰泣墜一枚紅生同死不同金鈿墜芳草香綉滿春風舊日閑簫處高樓明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九終

#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

晉陵蔣仲舒編

## 唐

裴度字中立元和末為宰相歷事四朝以全德始終李義山稱為聖相微時寓洛嘗策蹇天津橋有二老人倚柱而立語云遼憂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為將其僕携書囊從後聞之歸述其事度曰見我龍鍾相戲耳洎留守洛每語天津橋老人之事有別墅於集賢里具涼臺燠館號綠野堂

元和中裴度出征淮西請韓愈為掌書記及賊平

入覲以詩示幕中賓客愈和一篇云南伐旋師太華東。天書夜到冊元功。將軍舊壓三司貴。相國新兼五等崇。鴛鷺欲歸仙仗裏。熊羆還入禁營中。長慙典筆非材職。得就閑官即至公。時李僕射方為華州刺史戎服櫜鞬迎於道左愈有詩云荆山行盡華山來。日照潼關四扇開。刺史莫嫌迎候遠。相公親破蔡州回。

裴度征淮西日掘得一碑上有謠云井底一竿竹。

竹色深深淺。雞未肥。酒未熟。障車兒郎且須縮。有識之者曰雞未肥肥去月乃巳字酒未熟乃酉字其後吳元濟果以巳酉日就擒宋人四六有學慙鼠獄智乏雞碑下句正用此事

劉虛白昔與裴令公同硯席及公主文虛白猶是舉子試雜文日簾前獻一絕云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不知歲月能多少。猶着麻衣待至公。

白樂天求馬於裴令公公贈以馬因戲云君若有心求遜足我還留意在明珠引妾換馬之事樂天答曰安石風流無奈何欲將赤驥換新娥不辭便送東山去臨老何人與唱歌

裴晉公在相位有人寄槐癭一枚欲削為枕時郎中庾威世稱博物名請別之庾捧翫良久曰此是雌樹生者恐不堪用語次偶及庾甲庾曰某與令公同是甲辰生公笑曰郎中便是雌甲辰

裴晉公除平章事制有云十拜相詔四登帥壇嘗
自贊曰爾身不長爾貌不揚胡為將胡為相一
片靈臺丹青莫狀

裴晉公中書即事云有意效承平無功益聖明灰
心緣忍事霜鬢爲論兵道直身還在恩深命轉
輕鹽梅非擬議葵藿是平生白日長懸照蒼蠅
謾發聲嵩陽舊田地終使謝歸耕

裴晉公不信術數每語人曰雞豬魚蒜逢着則喫

生老病死時至則行

裴晉公臨薨以平淮西所賜玉帶却進口占奏狀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合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在人間聞者嘆其不亂 晉公午橋莊有文杏百株其處立碎錦坊小兒坂草盈茂時公使驅數羣羊散坂上曰芳草多情賴此粧點臨終告門人曰吾死無所繫但午橋莊松雲嶺未成軟碧池繡魚尾未長漢書未終篇為可恨耳

權德輿 字載之三歲時能辨四聲元和中同平章事卒謚曰文

唐制舉人試日既暮許燒燭三條主文權德輿於

簾下戲云三條燭盡燒殘舉子之心舉子遽答云八韻賦成驚破侍郎之膽咸通中韋承貽試日先畢曾作詩賦此事云褒衣博帶滿塵埃獨向都堂納卷回蓬巷幾時聞吉語棘籬何日免重來三條燭盡鐘初動九轉丹成鼎未開殘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是謫仙才

權德輿以文為戲嘗用古人姓名藏句中其一篇云藩宣秉戎寄衡石崇位勢年紀信不留弛張良自媿樵蘇則為愜瓜李斯可畏不顧榮官尊每陳農畝利忌滿寵生嫌養蒙恬勝智疎鐘皓

月曉晚景丹霞異。澗谷永不諼。山梁冀無累。頗符生肇學。得展禽尚志。從此直不疑。支離疎世事。

王播字明敭弟起鐸一門三相文宗嘗題詩太子笏賜起詔畫像便殿號當世仲尼

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惠照寺木蘭院隨僧齋粥僧厭苦之乃齋罷而後擊鐘後二紀播出鎮揚州因訪舊遊向之題處皆以碧紗幕其詩播繼以二絶句曰三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新

修如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又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三十年來塵撲面而今始得碧紗籠

陳通方與王播同年播年五十六通方甚少因期集撫播背曰王老奉贈一第播恨之後通方丁家艱辛苦萬狀播擢三科為正郎判鹽鐵通方窮悴求助不甚給之時李虛中為副使通方以詩求為汲引云應念路傍憔悴翼昔年喬木幸

同遷。播不得已薦為江西院官。

王起四典貢舉所取士皆知名者人服其鑒會昌中放第二榜僧廣宣以詩寄賀曰從辭鳳閣掌絲綸。便向青雲領貢賓。再闢文場無枉路兩開金榜絶寃人。眼看龍化門前水手放鶯飛谷口春明日定歸台席去鶺鴒原上共陶鈞起和云延英面奉入春闈亦選工夫亦選奇在治只求金不耗用心空學秤無私龍門變化人皆望鶯

谷飛鳴自有時獨喜向公誰是論爾天上士與新詩。起子龜從起在河中於中條山山谷中起草堂與山人道士游朔望一還府第八日為郎君谷

初王起自中書舍人知舉放進士周墀及第後同在翰林及會昌再放榜時墀任華州因寄詩賀敘同在翰林曰文場三化魯儒生二十餘年振重名曾忝木雞誇羽翼又陪金馬入蓬瀛雖欣月桂居先折更羨春蘭最後榮欲到龍門看風

水。關防不許暫離營。起答曰貢院離來二十霜。誰知更忝主文場。楊葉縱能穿舊的。桂枝何必愛新香。九重每憶同仙禁。六藝初吟得夜光。莫道相知不相見。蓮峯之下有龔黃。人以為絕唱

李逢吉 字虛舟嘗知貢舉榜未放而入相王播代放榜及第人就中書見座主時稱好脚跡門生

元和十一年歲在丙申李逢吉下三十三人皆取寒素時有詩曰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

得仙袍似爛銀衣似錦相將白日上青天

李逢吉性彊愎而沉猜多忌好危人略無作色劉禹錫有妓甚麗李陰以計奪之約某日皇城中置宴朝賢寵嬖並請早赴境會敎閽吏先放劉家妓從門入傾都驚異無敢言者劉惶惑吞聲又翌日與相善數人謁之但相見如常從容久之並不言境會之所以然座中默然相目而已既罷一揖而退劉嘆咤而歸無可奈何遂憤懣

而作四章以擬四愁其一云玉釵重合兩無緣魚在深潭鶴在天得意紫鸞休舞鏡傳言青鳥罷銜牋金盆已覆難收水玉軫長籠不續絃若向蘼蕪山下過遥將紅淚灑窮泉其二云鸞飛遠樹棲何處鳳得新巢已去心紅壁尚留香漠漠碧雲初斷信沉沉情知點污投泥玉猶自經營買笑金從此山頭似人石丈夫形狀淚痕深其三云人間何處更尋看雖是生離死一般買

笑樹邊花已老。畫簷牕下月猶殘。雲藏巫峽音容斷。路隔星橋過往難。莫怪詩成無淚滴。盡傾東海也須乾。其四云。三山不見海沉沉。豈有仙蹤更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姮娥歸處月宮深。紗牕遙想春相憶。書幌誰憐夜獨吟。料得夜來天上鏡。只因偏照兩人心。

李翺字習之。父名楚金。故其所為文。皆以今為茲。時有毛傳者。好食鴿。人與已相得必以鴿贈之。一見翺贈十二籃

李尚書在澤州席上有舞柘枝者顏色憂悴殷堯藩侍御當筵贈詩曰姑蘇太守青娥女流落長沙舞柘枝滿座繡衣皆不識可憐紅臉淚雙垂鞫詰其事乃姑蘇臺韋中丞愛姬所生之女夏卿之裔正卿之姪曰妾以昆弟夭折委身樂部恥辱先人言訖涕咽情不能堪亞相為之吁嘆且曰吾韋族姻舊速命更其舞衣飾以桂襦延與韓夫人相見夫人吏部之女顧其言語清楚宛有冠蓋風儀遂

於賓榻中選士而嫁之舒元輿侍郎聞之自京馳詩曰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蠻靴出絳帷誰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懷舊嫁文姬

李尚書初守廬江有重繫者當大辟引慮之時啟曰昔於小時專習一藝願於貴人前試之乃長嘯也公命緩繫而聽之曰不謂蘇門之風出於楮衣之下遂蠲其罪有僧相打斷云夫說法則不曾敷坐而坐相打則偏袒右肩左肩領來向

佛前而作偈言。各答去衣十五以例三千大千
又斷僧通狀云上歲童子二十受戒君王不朝。
父母不拜。口稱貧道。有錢放債。量決十下。牒出
東界。

李尚書牧江淮日進士盧儲投卷來謁李禮待之
置文卷案閒赴公宇視事長女及笄見文卷尋
繹數四謂小靑衣曰此人必為狀頭李聞之深
異其語乃納為壻來年果狀元及第纔過殿試

即赴佳姻作催粧詩曰昔季將事王京遊第一仙人許狀頭。今日已成秦晉會。早教鸞鳳下粧樓。

李翱問藥山禪師如何是道師曰雲在天水在缾翱作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佛無餘話。雲在青天。水在缾。翱問如何是戒定慧師曰太守欲保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頂坐深深海底行閨閤中物割捨不得便為

滲漏師一夜登山大笑翺贈詩曰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峰頂月下披雲笑一聲

李約字存博汧公勉之子梁武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一蕭字約自江淮竭産致歸洛中扁於小亭號曰蕭齋

李約爲兵部員外郎與主客外郎張諗同官每畢床靜言達旦不寐贈韋徵君況詩曰我有心中事不向韋三說秋夜洛陽城明月哭張八

李約雅度簡遠有山林之致在潤州得古鐵一片擊之清越又養一猿名山公月夜泛江登金山鼓琴猿必嘯和曾佐庶人李錡募至金陵屢讃招隱寺標致一日庶人宴寺中明日謂曰予嘗稱招隱標致昨日遊宴何殊州中約曰某所賞者疎野耳若遠山將翠幕遮古松用綵物纍㩲腥涴塵跑泉音樂亂山鳥聲此則實不知在叔父大廳也

李員外觀祈雨云桑條無葉土生烟簫管迎龍水廟前朱門幾處歌舞猶恐春陰咽管絃

李渉字清溪與弟渤俱隱南康山中渤嘗養一白鹿號白鹿先生

李渉題鶴林寺僧室云終日昏昏醉夢閒忽聞春盡強登山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宋時有數貴人遇休沐携歌舞僧舍者酒酣誦此詩僧聞而笑曰尊官得半日閑老僧却忙三日謂一日供帳一日燕集一日掃除也

李渉嘗過九江至皖口遇盜問何人從者曰李博

士也其豪首曰若是李涉博士不用剽奪久聞詩名願題一篇足矣涉贈一絶云春雨蕭蕭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豪首餞賂且厚李不敢却而都斯人神情復異復期會於淮揚佛寺及至揚遍歷諸寺遇一女子拜泣乃故劉員外愛姬宋態也劉李有昔年之分贈詩曰長憶雲仙至小時芙蓉頭上綰青絲當時驚覺高唐夢唯有如今宋

王知又陵陽夜飈使君筵解語花枝在眼前自從明月西沉海不見姮娥二十年已而歎曰不見豪首而逢宋態成終身之喜恨矣後番禺舉子李彙征客遊閩越馳車至循州冒雨求宿田翁指韋氏莊居韋氏乃杖屨迎賓年已八十有餘自稱曰野人韋思明與李生談論淹留累夕因及詩語韋叟吟曰長安輕薄兒白馬黃金羈以彙征年少而事輕肥故也李生還令云昨日

美少年今日成老醜韋乃喟然歎曰老其醜矣
少壯所嗤至客改令不離舊意曰白髮有前後
青山無古今韋徵笑曰白髮不遠於秀才何忽
於老夫也叟復還令曰此公頭白真可憐惜伊
紅顏美少年於是共論數十家歌詩次第及李
涉絕句主人酷稱善彙征遂吟曰遠別秦城萬
里遊亂山高下出商州關門不鎖寒溪水一夜
潺湲送客愁又曰華表千年一鶴歸丹砂為頂

雪為衣泠泠仙語人聽盡。却向五雲飜翅飛。思明復吟二篇曰因韓為趙兩遊秦。十月氷霜渡孟津。縱使雞鳴見關吏。不知余也是何人。又曰滕王閣上唱伊州。二十年前向此遊。半是半非君莫問。西山長在水長流。李生重詠贈豪客詩韋叟愀然變色曰老身弱齡不肖遊浪江湖交結奸徒為不平事後遇李涉博士蒙簡此詩因而跓跡李公待愚擬陸士衡之薦戴若思中心

藏焉遠隱羅浮山經于一紀李旣云亡不復再

遊秦楚追悅今昔因乃潸然復數日別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終

#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一

晉陵蔣仲舒編

## 唐

李賀字長吉常使小奚奴背一古破錦囊隨行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及暮歸足成之太夫人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肝始已耳見有人謁賀見其久而不言唾地者三纔而成文三篇元稹以明經中第願與賀交賀見刺曰明經及第何事來見李賀積漸而退未幾制策登科禮部議賀父名晉不合舉進士時輩排之賀竟不第將死時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虬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上帝新作白

玉樓成立召君為記少之賀氣絶賀有表兄與賀筆硯之舊恨賀傲忽賀死後給取其藁盡投溷中

李賀秊七歲以長短之製名動京華時韓退之與皇甫湜覽賀所作奇之因聯騎造門求見賀丱角荷衣而出二公令面賦一篇賀承命欣然操觚染翰傍若無人仍名曰高軒過其詞曰華裾織翠青如葱金環壓轡搖玲瓏馬蹄隱耳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云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

二十八宿羅心胷。元精炯炯貫當中。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龎眉書客感秋蓬。誰是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附冥鴻。他日不羞蛇作龍。二公大驚遂以所乘馬命聯鑣而還所居親為束髮

李賀以歌詩謁韓愈。愈時為國子博士分司送客歸困甚已解帶門人呈卷旋讀之首篇乃鴈門大守行也即束帶見之其詩云黑雲壓城城欲

推甲光向月金麟開。角聲滿天秋色裏。塞上燕脂凝夜紫。半卷紅旗臨易水。霜重鼓聲寒不起。報君黃金臺上意。提攜玉龍為君死。宋景文諸公在館中許唐人詩曰李白仙才長吉鬼才王安石曰長吉詩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耀日金鱗開是兒言不相副方黑雲如此安得耀日之甲光也

李賀紫石研歌端州石匠巧如神。露天磨刀割紫雲。紗帷晝曉墨花春。輕漚漂沫松麝薰。

盧仝號玉川子詩體與馬異俱尚險怪二人結交詩云仝不仝異不異是謂大仝而

小異盧仝歌句多奇警洛陽有仝煮茶泉

盧仝下第出都投逆旅有一人附火吟曰學織錦梭工未多。亂投機杼錯拋梭。若教宮錦行家見，把似文章笑殺他。因問之云舊例宮錦坊近以薄技投本行云如今花樣不同且東歸也

盧仝有子名添丁仝作詩示之曰春風苦不仁呼逐馬蹄行人家。瘴氣却怜我入我憔悴骨中為生涯。數日不食強起行何忍索我抱着滿樹花。

不知四體正困憊泥人啼哭聲呀呀。忽來案上翻墨汁。塗抹詩書如老鴉。父憐母惜摑不得。却生癡笑令人嗟。宿春連曉不成米。日高始進一椀茶。氣力龍鍾頭欲白。憑杖添丁莫惱爺。後仝留王涯第中遂預甘露之禍仝老無髮奮人於腦後加釘馬人以為添丁之讖

孟郊字東野韓愈以為忘年交年五十第進士尉溧陽以吟詩廢曹務令白府以尉代之分其半俸邑有投金瀨以郊得名郊卒張籍謚曰貞曜先生

孟東野窮餓不得安養其親周天下無所遇作詩曰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為天地寬

孟東野下第詩曰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又再下第詩曰一夕九起嗟夢知不到家兩度長安陌空將淚見花後及第有詩曰昔日齷齪不足嗟今朝曠蕩恩無涯青春得意馬蹄疾一日看徧長安花

孟東野塘下行云塘邊日欲斜年少早還家徒將白羽扇調妾木蘭花不是城頭柳那樓來去鴉又有遊子行云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難將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賈島字浪仙初為浮屠名無本韓愈惜其才俾反俗應舉島常以歲除取一季所得詩祭以酒曰勞吾精神以是補之島至老無子曰啖牛肉得疾終于傳舍李洞慕其詩鑄銅象島儀事之如神常念賈島佛

賈島初赴京師一日於驢上得句云鳥宿池邊樹

僧敲月下門始欲作推字又欲着敲字煉之未定遂於驢上吟哦時時引手作敲推勢時韓愈吏部權京兆尹島不覺衝至第三節尚為手勢未已左右擁至尹前島具對所得詩句推與敲字未定神遊詩府致冲大官愈立馬良久曰作敲字佳遂並轡歸留連論詩與為布衣交有詩贈云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星辰頓覺閑天恐文章中斷絕再生賈島在人間島自此名著椰子

王參文郊寒島
瘦元輕白俗

島騎驢天衢時秋風正厲黃葉可掃島忽吟曰落葉滿長安卒求一聯未得因唐突京尹劉栖楚被繫一夕而釋此與韓愈推敲事又別

島久不第吟病蟬之句以刺公卿或奏島與平曾等為舉場十惡逐之詩曰病蟬飛不得向我掌中行折翼猶能薄酸吟尚極清露華凝在腹塵點誤侵睛黃雀并烏鳥俱懷害爾情島不善程試每疊一

愊巡舖告人曰原夫之類乞
一聯原夫賦中轉起字也
裴晉公祕立第於街西興化里鑿池種竹起臺榭
島方下第或以為執政惡之故不在選怨憤題
詩曰破郤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
𠔃落秋風起荊棘滿庭君始知皆惡其不遜
高麗使過海有詩云沙鳥浮還沒山雲斷復連時
島詐為稍人聯下句云棹穿波底月船壓水中
天麗使嘉歎久之不復言詩

島為僧時居法乾寺洛陽令不許僧午後出寺島有詩云不如牛與羊猶得日暮歸一日宣宗微行至寺聞鐘樓上有吟聲遂登樓於島案上取詩覽之島攘臂睨之曰郎君何會此耶遂奪取詩卷帝慚下樓去既而島知之亟謝罪乃賜御札授除為長江簿初之任道中賦詩曰策杖馳山驛逢人問梓州長江何日到行客替生愁及過東川守者厚禮之島獻感恩詩曰匏革奏終

非獨樂。軍城未曉啟重門。何時却入三台貴。此日空知八座尊。羅綺舞間收雨點。貔貅闌外卷雲根。逐遷屬吏隨賓列。撥棹扁舟不忘息。

島自長江遷普州司倉方干自鏡湖寄詩曰亂山重復疊何路訪先生豈料多才者空垂不第名閑曹猶得醉薄俸亦勝耕莫問吟詩苦年年芳草平

孟郊賈島皆窮困至死或謂詩能窮人昔有作詩卻相者云貌拙態君仔細看鏡中我自覺神寒試從李杜編排起幾箇吟人做大官

平曾

薛平僕射出鎮浙西平曾投謁薛主禮稍薄曾留詩以諷之曰梯山航海幾崎嶇。來謁金陵薛大夫。髭髮緊時趨劍戟。衣冠儼處拜氷壺。誠知兩軸非珠玉。溪媿三纏郵旅途。今日楚江風正好。不須迴首望勾吳。薛聞之曾將出境遣吏追還縻留數日又獻縶白馬詩曰白馬披鬃練一團。今朝被絆欲行難。雪中放去空尋跡。月下牽來

只見轂。向北長鳴天外遠。臨風斜控耳邊寒。自知毛骨還應異。更請孫陽子細看。辟覩詩曰若不留絆行軒鄉得覩其毛骨遂以殊禮相待

楊衡 字仲師吳興人孟東野有悼衡詩

楊衡初隱廬山有盜其文登第者衡因詣闕亦登第見其人盛怒曰一一鶴聲飛上天在否答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偷衡笑曰猶可恕也

張祜 字承吉苦吟時妻孥喚之不應以責祜祜曰吾方口吻生花豈恤汝輩後知南

海罷但載羅浮石歸不治產

張祜崔涯下第後多游江淮嘗嗜酒侮誚時輩或乘飲興即自稱俠二子好尚既同相與甚洽崔因醉作俠士詩云太行嶺上三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鐵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門便與妻兒別由是往往播在人口崔張真俠士也爭設酒饌待之祜末年薄有資力一夕有非常人裝飾甚武囊貯一物流血于外入門謂曰此非張俠士居耶曰然張揖客甚謹既坐客曰有一讐人十年莫得今夜獲之喜不可已指其囊曰此其首

也張命酒飲之客曰此去三數里有一義士余欲報之則平生恩讐畢矣聞公氣義可假十萬一緡酬之此後赴湯蹈火為狗為雞無所憚張深喜其說乃扶囊燭下籌其縑素中品之物量而與之客曰快哉無所恨也乃留囊首而去期以却回及期不至五鼓絕聲東曦既駕杳無蹤跡張慮以囊首彰露且非已為客既不來計將安出遣家人埋之開囊乃豕首也因嘆曰虛其名無其實而見欺若是可不誡歟爾後豪俠之氣頓衰

張祜崔涯久在維揚每題詩倡肆譽之則車馬繼來毀之則盃盤失錯嘗戲贈營妓曰雖得蘇方木猶貪玳瑁皮懷胎十箇月生下崑崙兒又曰

布袍披襖火燒氊紙補箜篌麻接弦更有一隻皮展子紇梯紇榻出門前又嘲李端端云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烟囪耳似鐺愛把象牙梳掠鬢崑崙頂上月初生端端往見二子曰端端額秪承三郎六郎伏望哀之乃更贈曰覓得驊騮被繡鞍善和坊裏取端端揚州近日渾成差一朶能行白牡丹於是大賈居豪競臻其户或戲之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何其一日

## 黑白不均

崔生之妻雍氏揚州摠校女也儀質閒雅夫婦甚睦雍族以崔郎甚有詩名資贍每厚崔生常於飲食處略無禆敬之顏但呼妻父雍老而已雍久之不能容勃然杖劒呼女而出曰某何朔之人唯襲今馬養女合嫁軍門徒慕士流之德小女違公不可别醮便令出家汝若不從吾當揮劒立令涯妻剃髪為尼涯方悲泣惱過雍亦不

聽分疏親戚揮慟涯不得已裁詩留贈詩曰隴上流泉隴下分斷腸嗚咽不堪聞姮娥一入宮中去巫峽千秋空白雲

王智興為徐州節度一日諸從事會飲賦詩智興至從事即屏去翰墨智興言遣閤作詩何獨見棊而罷復以箋陳席上小吏亦置箋於智興前智興引毫立成曰三十年前老健兒剛被郎官遣作詩江南花柳從君詠塞北烟塵我獨知四

座驚嘆監軍謂張祜曰觀茲盛事豈得無言祜乃獻詩曰十年受命鎮方隅漢節忠規兩有餘誰信將壇嘉政外季陵章句右軍書

張祜有二子一椿兒一桂子嘗有詩曰椿兒遶樹春園裏桂子尋花夜月中一日張以詩上牢盆使出其子授漕渠小職得堰俗號冬瓜人或戲之曰賢郎不宜作等職張曰冬瓜合出祜子戲者相與大哂

張祜在冬瓜堰自憾其牛戶無禮責欲鞭笞錢塘酒徒朱沖和小船經過祜令語曰張祜前不得稱進士沖和乃自啟名而贈詩嘲曰白在東都元巳虀蘭臺鳳閣少人登冬瓜堰下逢張祜牛屎堆邊說我能祜平生傲誕至於公侯未如斯之挫也深恨之

令狐綯鎮維揚祜常預狎讌公因熟視祜改令曰上水船。風太急。帆下人。須好立。祜答曰上水船。

船底破好看客莫倚桅

張祜客淮南幕中赴宴杜牧同坐有所屬意索骰子賭酒牧微吟曰骰子逡巡裹手拈無因得見玉纖纖祜應聲曰但須報道金釵落彷彿還應露指尖

溫州顏郎中不知弧矢之能張祜觀其騎獵馬上以詩戲之曰忽聞射獵出軍城人着戎衣馬帶纓倒把角弓呈一箭滿山狐兔當頭行

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自倚能歌曲先皇掌上憐新聲何處唱腸斷李延年二章祜所作宮詞也傳入宮禁武宗疾篤目孟才人曰吾即不諱爾何為哉才人指笙囊泣曰請以此就縊上惻然復曰妾嘗藝歌請對上歌一曲以泄其憤上許乃歌一聲河滿子氣亟立殞上令醫候之曰脉尚溫而腸已絕帝崩柩重不可舉或曰非俟才人乎爰命其襯襯

至乃舉祜爲孟才人嘆序曰才人以誠死上以
誠命雖古之義激無以過也歌曰偶因歌態詠
嬌嚬傳唱宮人二十春却為一聲河滿子下泉
須弔舊才人

裴航

長慶中裴航秀才自下第遊于鄂渚同舟樊夫人
國色航賂其婢裊烟達詩云同舟胡越猶懷想
況遇天仙隔錦屏倘若玉京相會去願隨鸞鶴

入青冥樊答云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擣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宅何必區區上玉京後經藍橋驛渴甚見茅舍有老嫗緝麻航揖之求漿嫗呼曰雲英擎一甌漿來飲之乃玉液也嫗曰欲娶此女但得玉杵臼航月餘得之以奉嫗夜窺之見有玉兎持杵雪光耀室嫗謂航曰吾入洞為郎具帷帳可乎俄見一大第仙童侍女引航相見講婚後同入玉峯洞中餌絳雪瓊英之

丹翅為上儛